

赵衡文集

血色裙罗，马蹄何处？
孤寺夜色看月时，还忆朱颜不？

• 居士林的阿辽沙
(小说集)

Alyosha
among the
Buddhists

四川出版集团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013034237

I247.7
1410

衡文集

(小说集)

居士林的阿辽沙

Alyosha
among the
Buddhists



北航

C1641603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I247.7

1410

目 录

妓与侠	(1)
夜与港湾	(13)
开 局	(21)
山河寂寞	(28)
市场街的诗人们	(36)
芜 城	(44)
裸 谷	(52)
俄狄浦斯在深圳	(67)
晁盖之死	(74)
《易经》与考夫曼先生	(84)
绛衣人	(89)
蛊 舞	(94)
敌 档	(98)
少将与中尉	(102)
忧郁的布鲁斯	(105)
在历史的背后	(108)
注视三章	(118)
居士林的阿辽沙	(127)
沙漠与沙	(164)
后 记	(243)

妓与侠

—

席与言被让进品香楼。他是老客，熟门熟路。好远，小厮已经在扬声唱：“席老爷到。”

“抱歉，到晚了。”他冲着对他行礼的鸨母让礼，“听说阿母又收养了一个女儿，绝色佳人，气韵不凡。”

徐三娘得意地笑了：“都在等您呢。小女今晚专服侍席老爷。”

“别叫我做大头了，”席与言也笑道，“我花不起那么多钱。”

“席老爷是大场面上的人，小女龌龊，不堪执帚。”

说着，席与言就被让进楼上一间内厢。今晚是几个文友在品香楼设酒局。席与言没有几个官府上的朋友，那些书记幕僚觉得这个医官太不守本分，狂狷过度。席与言也向来我行我素，不屑于区区医道本业。虽不赴试，但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遇文人能吟诗作赋，见武人会讲兵论剑。偶作艳词，还在风月场称为一绝。

席与言掀帘进房，席面上已是觥筹交错，男女杂坐。看到席与言进来，都哄哄闹闹地起来让座。几个佳人，都是见过的，上来嘻嘻笑地施礼。有人高叫道：“来得好，来得好，叫与言兄对付你。岂不闻‘晓风残月柳三变，滴粉搓酥席与言’？”

“可真没听说，”一个女子讥诮地说，“滴汗入粉只能搓了！”

那妓女正背对门口与人调笑，这时转过身来，与席与言正打个

照面，一下子满面羞红，低下头去。

“好厉害，好厉害，”众人大笑，“倚红铁嘴不让人，须席兄亲手惩治！”

席与言拱手一让，却一时语塞。他觉得这叫倚红的女子似曾相识。多年游宦幕僚，萍踪天涯，冲州撞府，很可能在哪个地方见过。低首瞬眸之后，那女子粲然启齿：

“席老爷恕罪，贱妾妄言，该死该死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歪诗劣句，正要请倚红女弹劾。”

众人大笑：“好好，不打不相识。罚酒三盅，倚红侑酒。”

酒席闹哄哄地又转到另一个红粉身上，倚红也被别人拉在膝上谈笑。席与言这才得以仔细端详她的脸容。她可能已有二十多年华，风月场中，这个年纪几乎算美人迟暮，但也正有一种成熟的妖娆。这女子眉眼飞动，虽说不上天姿绝色，有一种气韵，一种非凡世的姿容，他心中不由得喝彩。

“输了，罚酒。”那边又哄闹起来，“不然倚红唱曲顶罪，唱曲唱曲！”

“太丑太丑，”倚红说，“见不得雅人。”边说着，她爽然站起来，到屋角一张方几上取了早就备在那里的琵琶。

听得多了，席与言也算得半个行家。倚红弹琵琶的姿态看来出自从小受训练，“千家养女先教曲”，娼家世传。所谓四弦入抱，半面遮羞。错杂弹来，入弦上板。席与言听出那是《一络索》的过门。

天目春色浓如雾

她的歌喉相当清越动听，席与言不由得敛容屏息。

念昔年归去

血色裙罗别君难

一点点

啼红雨

倚红眼扫了一下全场，席与言觉得倚红几乎是嗔怪地朝他瞟了一眼。风月场上故技，他想。但他突然觉得这首曲子在讲一件事，一件他永不可能忘记，偏偏今夜没有记起的事。

嘈嘈切切一段拨弦已毕，倚红吸口气，又唱了下去：

此去马蹄何处
向碧山归路
孤寺夜色看月时
还忆着
朱颜不

琵琶声停时，席与言猛一下站起来，想朝倚红走去。但在满堂喝彩中，倚红已转身应付众人半戏谑的恭维。席与言只好转过身来，面对窗外的夜景。

品香楼坐落在玉莲亭东侧，面朝断桥。浅碧窗纱，映着远山，落日最后一丝余晖正在消逝。西湖湖面上，十多艘画舫驶过，而一边的昭庆寺溜水桥一带街市，已是点点灯火，一派锦绣。

她早认出我了！她在戏弄我！席与言听得见自己的心跳。点得再明白不过：天目，血色裙罗，马蹄何处，孤寺夜色，记得朱颜否？还要怎么说？真是愚不可及！四年了吧，他想，胡须长了，痴愚依然。

他假作如厕，离开宴席，找到正在照应其他房间的徐三娘。

“倚红是哪个州府转来的？”

徐三娘拍手高笑：“席老爷有意了？”

“就算有意吧。想知道来历。”

“明人不暗语。一个衢州客带来的，要价不小，一千两。”

徐三娘的话要打折扣。这灾乱遍地的年月，到处是生计无着的

流民。席与言说：“我看她是摇钱树，你不会吃亏。”

“席老爷，我们妓家一向只收养幼女，自己调教。我看倚红姿色非常，才破此例。您真是独具慧眼。”

“今夜我不走了。”

“老爷常客，就算鄙楼一点敬意。以后道署上有事还得求您。”

“不敢不敢。你知道我不沾公事。”

他们推来让去，席与言最后开了一百两银票。

二

杭严兵备道里的人，都知道万一有事到什么地方找这位医官。

只要不遇灾荒瘟疫，不闹白莲教或倭寇，道署医官的职务是清闲的。可惜这年头常有刀兵之灾。不然像他这样疏荡不检冶游终日的浪子，年过而立却毫无娶妻安家之意，上峰早就让他另谋高就了。

有时他还得随军出征，例如四年前浙西白莲教起事，道兵出动清剿，在西墅镇附近遇伏。教匪蛮勇冲杀，已击溃一翼，直扑中军。席与言一看这阵势，倒马就走。他是救人的，不想杀人，更不想被杀。他单骑单剑逸出战阵，朝东天目一带的山中落荒而走。

没跑多远，他听到后面的战阵似乎起了变化，从高处望去，可能是湖州道援兵已经赶到，白莲教军正在收缩退却。他无意回到战场去，谁胜谁负都不干他事。他想起天目山中有个普福观，道观不大，但依山而筑，千秋岭在背后莽然横出，气势不凡。多年未游，何妨乱中偷闲，既到近处，不游可惜，到道士那里借宿也好。

他走错了路，等到他远远看到普福观时，已是天黑。使他大吃一惊的是，普福观已经焚毁。借着半弦月淡淡的月光，他看到寺顶坍塌，只剩断垣残壁。

他把马系在坍塌的旗杆上，走进寺门留下的断墙缺口，不禁为世事之易变叹息，心想今夜只能在此将就一夜。穿过外殿，进入原先周遭有一圈房间的内院，他依稀看到某一间的断壁内有暗淡的火

光，他朝那个方向走去。

突然他惊觉到有暗器飞来，他急闪一边，一把飞镖顺着他脸擦过，噌地一声插在烧断的廊柱上。他顺势一跃，跳进屋角，依稀看到火边有个人影，半躺在地，上身依在内壁上。那人面前是火堆，几根残木架在那里燃烧。

席与言估计这个人受了伤，行动不便。他大喝一声“看剑”，却跳到一边，那人闻声掷出第二把飞镖，铁器当的一声，打到墙上，落下地。在这一刻席与言抽出剑来跃到此人身边，一脚踹倒此人。

“不要动武。”他喝道。

那人伏倒在地上，直喘气。

他把剑尖对着那人。“我们不必为敌，我不想加害于你。”

那人抬起头：“听凭你了。”

席与言大吃一惊：竟然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微弱而纤细。

席与言把剑收起，俯身一看，才发现这个女人男装打扮，穿着短衣，扎着腿。

“你是白莲教道姑。”他说。

女子不言语，也不否认。

“我是行医的。你伤在何处？”

女子还是不言语，她脸上几乎毫无表情，席与言解下从不离身的药包，跪下一条腿借着火光仔细端详，发现她的下身几乎全被血浸透。

“需立即救治，”席与言把语调放缓，“告诉我伤在哪里。”

那女子还是不言语。席与言拾几块断木，把火喂大，转身对躺在地上女子说：“恕罪，还得解开你衣服。”

那女子看他一眼，把眼闭上，似乎默认了这个局面。席与言解开她的血污汗渍的上衣，看不出有什么伤，又解下她的外裤，发现她的内裤被血浸得湿淋淋的。他说：“伤在腿根？”

女子闭着眼点点头，疼痛扭歪了她的脸，但她没有呻吟，只是喘粗气。

席与言说：“小娘子，救命不能拘常礼。嫂溺援手，圣人都讲变通。”

女子睁开眼说：“不用多言，动手吧。”

他用剪子剪开内裤，拿出药包中备的干净布，仔细擦去淤血，才看到腿弯近私处地方一道相当深的箭伤，尚在冒血。

他说：“不干紧。你命大，撞到我手里。不方便之处万望包涵。”他很少治过女人，更没有治过女人这个地方的伤口。但这女人咬着牙，一声不哼。

他取出祖传的九宫红丹散，仔细敷上，然后用干净布给女子裹起来。仔细地给她把沾着血和土的外裤套上。

那女子好像舒适多了，躺在火边，只是微微地喘气。席与言收拾了医具，坐到火堆旁，这才有机会看这女人的脸。她满脸是汗水和尘土，间有几道血污，头发像男人一样扎在巾中，看上去像个孩子，一个秀气的男孩。席与言想想觉得好笑：男人闹腾还不够，女人也舍了命来添乱。

女人忽然睁开眼。撑起身子看对面，席与言顺她眼光方向看去，从断壁隙中，他们都看到对面山麓上出现了一长串火把。女人说：“追到这里了。你可以押解我去请赏。”

席与言站了起来：“涌金门挂的人头，不少你一个。”他思索了一下，“你快骑我的马走吧。”

那女子咬着牙扶墙站起，席与言取了一支火，扶着她走到道观前门。漆黑的夜中，火把已越来越近，夜风吹来隐隐的人喊马嘶。席与言解开马缰，交给那女子，她翻身上马，落到鞍上时哑声地惨叫了一声。

她喘着气说：“还没请教恩人大名。”

“在下姓席。”

“能否借你的剑？”

席与言笑笑：“还想厮杀？”但还是把剑递给她。她接过剑，突然把剑尖点住席与言胸口。席与言大吃一惊，但没有动。

“我要杀你，你伤了女儿家尊严。”

她眼睛和席与言对视，席与言这才发现她眉眼相当秀丽动人，大约才二八年华。

“我明白，我轻侮了你，咎由自取。”

女子叹口气，把剑收回，勒转马头，朝黑暗中走去，一转眼就消失在火光照不到的地方。

三

倚红说：“吹了灯吧。”

席与言说：“我想点着灯。”

倚红说：“别，怪羞人的。”

席与言说：“大才女，没读过近日坊间一本书吧，唤作《金瓶梅词话》。”

倚红说：“什么腌臢淫书！”

席与言说：“那才是真正才子书，吾乡一个叫笑笑生的人著的，说是男女欢合，要互相看见，才是有趣。”

倚红咯咯笑起来：“这笑笑生真缺德。我看你就是这个笑笑生。”

席与言也笑了。“倚红知我。”

倚红娇嗔地横了他一眼，从被中抬起身，席与言看见了她肌肤柔腻的玉体。她移身到红烛边，吹灭了烛。

黑暗中，席与言说：“你总不至于认为我从来未见过你的身体。”

“此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不要装。你是白莲教道姑，我们在普福观见过。”

倚红严肃起来：“这可非戏言。白莲教匪要问死罪。”

“我没弄错。”

“你喜欢我吗？”倚红问。

“喜欢。喜欢之极。我甚至想你我能终生琴瑟。”

“今夜奇了。一会儿指我为匪，一会儿认我为妻。贱妾不过是个

风尘女子。得蒙枉顾一夜，已是大幸。不要取笑我。”

席与言认真地说：“绝非戏言。不管是匪是妓，我想与你终身相守。额外行点医，积一点钱，几个月内我想能给你赎身。”

倚红说：“我们才见一面。”

席与言说：“我早想离开此地，总未决断。今有佳人相伴，就可远走高飞了。”

倚红不作声，认真地想了一阵。然后她说：“赎身太破费了，而且不一定赎得成。后天阿妈说好让我们姐妹去灵隐寺进香，你何不在路上劫了我？”

席与言说：“好主意。近来四乡风声很紧，我看白莲教又像要起事样子。你我都早日脱离干系为宜。这大明江山气数看来也不长了。”

倚红一把抱住席与言：“谁是教匪？你才是绑匪。”

半夜，等倚红的呼吸已经平稳，席与言轻轻起床，点亮了红烛，然后撩开罗帐，拉开被子，分开倚红的腿。腿弯是光滑的。他仔细端详了，还用手抹了一下。小腹皮肤柔润细腻，没有任何疤痕。

倚红醒过来，唇上浮出一丝嘲弄。“你不是笑笑生，你是西门庆。”

这下子轮到席与言脸红了。他吹灭蜡烛，想起九宫红丹散可以做到治伤不留疤。他忍不住低声咒骂自己。

四

路劫出乎意料地容易。暮色渐降时，他们已经在驰向天目山的路上。席与言让倚红把女装脱了扔掉，穿上他带来的一包男服，以便在路上冒充他的医徒。倚红说：“我不惯骑马，你帮我一把。”

席与言却怔在那儿看傻了。倚红穿着他带来的短衣，骑裤扎腿、麻鞋和带巾。

倚红说：“你怎么啦？少见多怪的。”

席与言说：“可不，多见不怪。”

他心里暗自下了决心。

那天清早席与言就把简单的行李打点清楚，归还了几笔账，在桌上留下一封给巡史的辞书，只说不惯久居，想再次云游。下午他骑马到灵隐寺回湖滨必经的天泽庙山道等着。看到品香楼的车轿，他认出徐三娘的轿子，便驱马上去。

三娘撩起轿帘说：“席老爷也去灵隐进香了，怎么没见到您？”

席与言说想跟倚红说句话。

三娘说：“哟，真是一见钟情，须臾离不得。今晚来品香楼，为你们设席。”

后面载着众妓的香车，倚红已把门打开，叫道：“席老爷，有话？”

席与言二话不说，踢马就上，冲到车前，从马鞍上伏下，援臂一揽倚红的腰，倚红顺势一跃，转眼就骑到席与言前面。众人还没回过神来，他们已骑马隐入树林。半天徐三娘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叫嚷起来：“抢人了！抢人了！”

倚红说：“怎么往西了，不是说好北上南京？”

席与言说：“这么劫人也太爽快利落，三娘肯定去报官，府署会疑神疑鬼，以为是白莲教有动静，多半会出榜追捕。到金陵繁华地就是自投罗网了。不如西去天目，宁国，泛舟鄱阳。”

倚红笑了。“对了，白莲匪首多是医卜巫相。”

席与言说：“白莲道姑就不会是神女？”

“不是匪成不了匪。”倚红反唇说。

“匪本非匪。”

“你非要我为匪？”

“你怎知你非匪？”

半晌他们没有说话，默默地行走在往西的坡道上。倚红最后说：

“席郎，你真是个拗相公。妾把终身托给你，是认为你襟怀高旷，磊落不羁。我不想问清你的心事，不知你曾遇过的是何等佳人，但你何必如此执着？”

席与言说：“我希望你就是她。你的美貌，她的英武；你的聪慧，她的坚韧；你的多情，她的决断。这样就是完人，吾生何复他求？”

倚红说：“你看天上。”

半弓弦月，高挂于天幕。银白的辉光澄照在缓缓起伏的天目山峦，犹如幻境。

“上弦，下弦，不都秀色宜人，何必苦等圆月？”

席与言看到靠在他怀里的男装的倚红，月光泻在她脸上，那迷人之处，他从未见过，他的心一时乱跳起来。“我看你是一轮华月，人间无比，天上无双。”

倚红说：“浪子甜言蜜语。你不过是想占尽天下合意的女子。”

终于看到了普福观的残壁，比四年前更破败。席与言翻身下马，把倚红扶下来，倚红说：“这是到哪儿啦？”

席与言说：“就在这里将就过一夜。”

席与言找到那年他系马的断旗杆，残桩犹在。他系了马，引着倚红往里走，穿过外殿的颓垣，走到内院。他费了好大功夫寻找当年那一间房，脚踢着碎砖搜索。

倚红有点不耐烦了。“我不惯骑马，今日走多了，全身酸痛，随便哪里躺一下吧。”

席与言终于确认了那一间，他让倚红坐到墙脚，然后他点起一堆火。

倚红问：“到这地方过夜，你是怕府兵追来？”

席与言说：“到时候他们自会追来。”他从囊中取出二支飞镖给倚红。“我出去一下，进来时，你用飞镖掷我。不要问为什么，你照着做。”

“我不喜欢这种游乐。掷伤怎么办?”

“掷不着的。”

他回到寺门口，看着黑黝黝的残壁废墟，觉得他真回到了四年前那一夜，他觉得命运又把他带向那个神秘之夜，只要他顺着历史留下的痕迹重走一遍。他摸索着往里走，看见了微弱的火光，就走向这间门口。看到倚红半倚着墙，手里拿着飞镖呆呆地看着他，他说：“掷呀！”

飞镖呼的一声掷过来，他往边上一跳，却差点掷在他身上，倚红投得很不准。他贴着墙跳进屋角，在火光中，倚红的脸变得红红熠熠的，他觉得越来越像四年前的丽人。他喝一声“看剑”，第二支飞镖掷了出来，这次很有力，打得墙上土屑直掉。他抽出剑来，跃到火边，用脚轻轻一踹，倚红就倒在地上。

席与言俯到她身上，就去解她的裤带。倚红恼怒地说：“这么急色相？”

“你受伤了？”席与言说。

“哪有此事？”

“小娘子恕罪，我得解开你衣服，你伤在腿根。救命不能拘常礼。”

倚红手捂住下身嚷起来：“我的老爷，你是真是假？现在不能让你看。”

席与言不顾她，拉开她的外裤，白内裤已经被血染红。他的心猛跳起来。果然，他说，我终于找到了你，你现在瞒不下去了。他取出剪刀，剪开内裤，看到了腿根和私处血糊糊的。

席与言说：“你命大，撞到我手里。不方便之处请你包涵。”他用白布轻轻拭擦血淤，但没法找到伤口。他惊奇地问：“你的箭伤呢？”

倚红说：“什么箭伤，你没看到这是经血？今日劳累，提前行经了。恕贱妾罪，西门庆大老爷今晚上别房去吧。”

失望一下子把席与言击倒了，他坐到地上，“这么说，你依然不

是她？”

倚红说：“我看你已经不是你，你有失心狂。”

席与言说：“对不住，我失态了。”

倚红也坐了起来：“你到底是要我还是她要她？”

席与言垂着头，呆呆地说：“好难回答。”

正当两人沉默相对时，他们从断壁间隙处看到对面山麓出现了长串火把。席与言跳了起来：“追兵果然来了！”

倚红也缓缓站起来，束好衣服。她说：“你可以绑我去请赏，我的确是教匪。”

席与言问：“你真是？”

倚红说：“当然，你怎能不信？”

席与言说：“那你赶快骑我的马走吧。”

席与言捡起一支火，他们俩朝门口跑去。夜风已经隐隐吹来人喊马嘶。倚红忽然变得身手矫健，利落地翻身上马。她说：“把剑借我。”

她接过剑，突然把剑尖对准席与言胸口。席与言高兴地想，对对，就是她。

倚红说：“我要杀你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伤了女儿家尊严！”

席与言像背诵一样说下去：“我明白。我轻侮了你，咎由自取。”

那女子看了他半晌，长叹一口气，把剑收回，勒转马头，朝黑暗中走去，转眼就消失在火光之外。

席与言忽然醒悟，他没有想到这戏本还有落幕这一出，他大叫着追上去。

“倚红！倚红！回来。我要的是你！”

没有回答，马蹄声急促地远去，不久就被松涛淹没。整个天目山，依然沐在淡月若有似无的银光中。

夜与港湾

嫫说她要住二楼东头那间房。登记台的老头抬起头来，仔细地打量她，看得她很不自在。

“窗朝东，早晨可以看到海上日出。”嫫说，“那房间空着，对吗？”老头儿点点头，他的头一直在颤动，嫫不明白他是否真点了头。

嫫找到这家旅店时，已经很晚了。向暮的日光照着字迹拙劣的招牌。不难找：这是镇上唯一的旅店，而这渔镇，不过是夹在山海之间的一个渔村——准确地说，是三面环山，抱着一个小村和一个进口窄小的海湾。

老头颤颤巍巍地从一大串铜钥匙中找出一把，递给嫫。嫫不想让他带路，提起包自己往里走，楼梯和地板是木制的，古老得看不清颜色，走起来和老头子一样颤抖不休，只是楼梯扶手磨得锃亮。二楼没几间房，尽东头有个门，门框已经歪斜，要用力才能拉开关上。房间内却极整洁，这点让嫫松了一口气。

嫫推开窗扉，看到岬口中露出的大海和天空，紫红色的，沉沉地，正在熄灭。

三姨挑的地方，嫫想，在干净整洁上是不会出错的。这想法使她感到有点好笑。

半年前，三姨动乳腺癌手术，手术前打电话给她，要她到医院来签字——三姨的亲戚已经不多，她工作的城市或许是最近的。清晨时她赶到树荫掩映的宁静医院，她把三姨坐的轮椅推到走廊转角

的窗前，两人呆看着宽大的绿叶在风中上下翻动，很久谁都不说一声话。

嫫知道三姨肯定有重要的话，或许是最后的话，但不明白三姨为什么要对她说。她们一直不太亲近。三姨是个漂亮秀气的女人，外貌、打扮、摆设、趣味，都清雅得很，她从小就只有仰慕的份。嫫粗手笨脚大大咧咧的样子，常让三姨叹气：谁来娶你这么个假小子。

但三姨自己一直没有结婚，这是一个大家都猜不透的谜。

嫫没想到三姨要她到这么一个地方来。

这渔镇太冷清了，街上弥漫着浓厚的鱼腥味，与海水的潮气裹卷在一起。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影，也没什么店铺。镇子就贴着海湾，但泥滩极宽，一直伸展到湾口，实际上整个海湾都被泥沙淤平成了废港。只有湾口上有几艘帆船停泊。

太阳已经沉下，海水变得乌蓝。海面平得像铺着一块布的桌面，没有一点波澜，只在极远处，海面似乎在颤动，色调从乌蓝变成深紫，消失在缥缈虚无中。

三姨的眼睛像此时的海面一样缥缈。她抓住嫫的手，握在胸前：“小嫫，我怕。”

嫫回过头来，看着三姨消瘦的脸，曾经叫多少女人拈酸含醋的美貌，现在只依稀留下影子。此时，嫫的心充满同情。死亡是个平均主义的上帝，擦去一切差别。

“我不是怕死，”三姨好像猜到嫫在想什么，“是树叶总得飘落。我是怕落个残缺不全。”她怕不完美甚于死亡！嫫以为这是洁癖走向了极端。几个月后，在这小渔镇上住了一夜，她才明白三姨为什么如此担心破相。

赶到这小镇可真不容易。公共汽车每天只有一班。一路上峭壁危崖、深谷急湍，狭窄的公路沿着山壁艰难地盘旋。这一天颠簸下来，嫫这样结实的身體都震散了骨架。她将就洗一洗，就躺倒在床上，她不明白三姨怎么能每年这一天到这鬼地方来，她那么纤弱的身子。